

突然发现 自己爱错了

◎曹菊

前些日子,春笑组长在悦读时光群里发出通知:17日举行《在小山和小山之间》阅读分享会,希望悦读时光的书友们一起聊聊母亲、女儿,聊聊我们自己……

小说讲述了一个不快乐妈妈独自来到异国他乡,照顾定居于此的待产女儿的故事。被时代和人性辜负的母亲,想逃离母亲如山般爱意却愈加走进漩涡的女儿,她们相互深爱着对方,但是她们之间又横隔着母女之间的山、时代之间的山、文化之间的山。随着小说情节推进,两代女性内心隐秘、柔软却坚韧的东西被层层剖出……

书友们的围坐在一起,接力阅读《在小山和小山之间》。大家分享着打动自己的段落,结合自己谈着体会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,突然间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爱错了。

以前我不在海门,还在外地工作时,母亲应该是快乐的。

那时,母亲会带我去田间,走进她的农田。看地里几十棵长势喜人的桂花树。那会儿,她指着桃树告诉我,树上结了三四十多个小桃子。我会连连称赞:“不错不错。”

来到菜园,母亲不厌其烦地跟我讲着她的收获。我边听边欣赏,偶尔也会抱怨她这么劳作太辛苦,但她却乐此不疲。

母亲告诉我,家里羊又长大了,就是有个不好,特别挑食。母亲边讲边说明:因为我们家就养了一只羊,没有其他的羊跟它抢着吃,所以有些娇生惯养。我啼笑皆非:“羊还娇生惯养,以为孩子呢!”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这羊太烦了,不要养了,卖掉算了。”这时,母亲看上去很是不高兴,似乎我剥夺了她的权利。

我们平时都不在家,只有星期天才回来,所以孤独的母亲其实是把羊当成宠物来养的。或许,母亲觉得羊也是条生命,感觉有一个生命在陪着她,热闹一些。每每此时,我的鼻子总是酸酸的,自责不能给予母亲太多的陪伴。

为了多些时间陪伴母亲,我回到了海门,但是回来后,并没有感到她有多开心,因为我总会担心她累了,这个不让她做,那个不让她碰,特别是她去年在鬼门关走了一趟后。

清楚记得深夜11点,我跟着值班医生把母亲送到重症室门口,望着推进ICU的妈妈,我一个人在重症室外伤心痛哭自责:都是我对妈妈关心不够。我在门外祈祷妈妈一定要挺过来……

当母亲转危为安出院后,怕她感染病毒,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都不让她接触外人,所以她会觉得不自由、不快乐。

当我听完书友们的分享,我突然明白过来,我对母亲的爱错了,我对她的爱成了限制她自由的借口,我得调整自己,改变方式。我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母亲的需求,可是那往往不是她需要的。我总以为自己爱母亲,但似乎成了强加在母亲身上甜蜜的负担。我得给母亲自由,让她做喜欢的事……



祖孙乐
◎子穆

村里有个“犟头”叫老何

◎杨谷生

老何,大名何益平。大爷辈的老何就住在张謇状元当年大兴垦牧的肇始之地——通海垦牧公司所在地,如今的海复镇搬场村里。

老何纯粹一性情中人。古铜色的皮肤、高挑挺直的身板,喜怒哀乐全刻画在横卧的额纹里。然而,在老何血脉里,这辈子倔强因子似乎一直有点超标。

还在读中学的学生时代,部队“招飞”。当时的小何对于倍儿棒的身体充满了自信,初检、二检顺利通过。岂料,最终一关后来证实是体检医生的一个误判,蓝天梦就此灰飞烟灭。

气馁消沉不是小何的性格。短暂的郁闷之后,他便一头扎进广阔田野修起了“地球”。凭着那么股“犟劲”,小何成了一个年轻老把式。1967年,小何开始了人生头一次水利出征。由平地插锹开挖的红阳河60多米宽,5米多深。挖至河底时,肩挑百几十斤的泥担,最多要踩爬32级台阶才登顶倒土。

如今,当年的小何早已蜕变成

了老何,而每每谈论过往的挑泥筑岸岁月,老何如数家珍:20多年、40多个水利工程,我从未缺席过一天!东方红农场围垦、中央河、聚阳河、蒿枝港河,以及跨市县的通启运河海门段、通州新江海河等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,都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和艰难跋涉的足迹。

每年冬春,村里还有繁重的小型水利建设任务,已身为共产党员、村民组长的老何总是身先士卒。21世纪初,他试行的老土方置换沟塘淤泥方案,既解决取塘堆土难题,又将老土方变成商品泥源。这个一举两得的水利创新,在随后的市221省道拓宽工程中被采纳并广泛应用。64岁那年,已经超龄的老何不顾家人劝阻,参与市“百年一遇”海岸加固工程。在一次风急浪高的海轮抛石施工中,老何被风浪卷入坡坎锚孔而撞得头破血流。工友们心疼让他回家休养,可老何来了“犟劲”:轻伤不下火线,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摔打!

村里人说,老何“犟劲”一上来,

九头牛也扭不过他。40年前,全县大力发展棉花生产那阵,老何带领村民科学栽培,苦干加巧干,连年以亩产皮棉220斤以上的高产在全乡夺冠;2014年,老何不顾老伴竭力反对,送两个孙子同时参军入伍;爱地如命的老何,一瞥见农田抛荒,就怒发冲冠直骂娘;舍不得80岁聋哑大姐去敬老院,老何又不顾家人劝阻,硬是把孤身大姐留家里疼爱有加。

半世纪经风历雨,一辈子老农情怀。比起此生所有操持过的营生,老何似乎更酷爱水利。回眸家乡水利事业的发展,老何是参与者、见证者,也是受褒奖者:优秀水利战士、先进生产者、优秀共产党员……

如今,已从水利工地告老在家的老何,稍有闲暇就撰写他的自传体“水利回忆录”。略显笨拙的文笔拗不过他情真意切的感触,老何要把6万字取名为《共和国同龄人——一个水利老兵的故事》,编成章节充实完善打印成册,“给子孙留一份精神财富”。

八旬老爸很文艺

◎李秋云

到他们是自发组织起来的,来自周边的各个村庄,有的是农民,有的是退休人员,敲锣打鼓、拉二胡等是他们的爱好。我问他们:“还需要人吗?”他们回答:“可以呀,什么人都可以加入,农忙时就下地干活,清闲时就出来玩,我们就是图个乐呵。”

回到家里,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,并鼓励他走出去。一开始,父亲有畏难情绪,在我的劝说下,勇敢地加入了“老年欢乐队”,父亲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“老玩童”,从此开启快乐的生活。当夏季来临时,他们就在镇集市的树林里表演节目;冬季,他们就去某某村的村委会,村里为他们提供场地和开水;有时新店开业邀请他们助兴;有时旅游景区也邀请他们……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大,节目越来越丰富,为人们送去了

欢乐。

父亲歌唱得好,他代表镇里参加县里举行的红歌赛,从报名那天起,父亲天天唱歌,母亲说父亲真是“老玩童”。他自己说,我是代表镇里参加比赛,我要为镇里争光。为此,让我给他下载歌曲及伴奏带,跟着节奏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比赛那天父亲在县里还拿了一等奖。父亲得意地在我们面前炫耀,几个老年人中,他是唯一跟着伴奏带唱歌的选手,“看,这是县里给我的电饭煲。”我连连点头夸赞,父亲像孩子般笑容灿烂。

自从父亲参加“老年欢乐队”,身体强健,再没有患美尼尔氏综合征。父亲说:“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才是幸福。感谢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场所和平台,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”